

少年文艺
典藏书坊
Since 1953

金品阅读 一路芬芳

为寂寞的夜空 画上一个月亮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⑪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
典藏书坊
Since 1953

为寂寞的夜空 画上一个月亮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⑪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 《少年文艺》编辑部编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1

(《少年文艺》典藏书坊·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⑪)

ISBN 978-7-5589-0228-4

I . ①为 ... II . ①少 ... III .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6435 号



《少年文艺》典藏书坊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⑪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周 晴 谢倩霓 策划

魏 虹 封面图

陆 及 装 帧

责任编辑 刘 婧 吴佳欣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陆 赞

出版发行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98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39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89-0228-4 / I · 420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春天的约会（代序）

周 晴

“周庄杯”办到第六届了，这几年的春节，我都是在评审和欣赏一年来的入围作品中度过的，阅读的过程，常有惊喜，会为某个细节的铺排而叫绝，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属于时代和青春的气息。因为隐去了作者的名字，也会因为无法知晓出自哪位作家的手有些许的遗憾，这感觉夹杂着，让悠闲的春节更多了一份特别的心情。

依然可以记得六年前春天的那个午后，记得水乡周庄那个古色古香的茶室，记得茶的清香和热烈讨论的场面，那时候，儿童文学已然热闹起来了，市场上系列的童书如火如荼，但注视短篇的目光却不多，关心和鼓励短篇的声音更是有些微弱。而偏偏，擅长短篇的故事与情节、精于短篇的结构和语言，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出感动与情怀其实是那么地不容易；偏偏，这功夫对于一个起步的儿童文学作家至关重要，是他们写好一本本长篇故事的基础。于是，一种共识和默契吧，加上一点高远的理想，我们由着

这内心的愿望生根发芽，启动了这样一个赛事。

转眼，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不由得感慨，努力坚定地去做一件事，真好！

那么多喜爱儿童文学的人因为这个赛事聚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因为这个赛事被发现和挖掘，让我们因着他们的作品感受他们旺盛的爆发力和充满想象的创造力，多好的事情啊；然后，我们还会去期盼那个春暖花开的五月，为一个美好的邀约，我们将会相聚周庄，为儿童文学的繁盛庆贺，铭记下更多快乐珍贵的时刻……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感觉这几年来的获奖作品，整体上有一个向上的趋势，可以看出原创儿童文学短篇小说经过多年培育后的一种集体意识的提升。从故事到技巧，包括文字和结构的铺排，故事背后的内涵等，可圈可点。而且，作品多以新鲜灵动的故事、精巧紧凑的结构、新颖别致的视角、隽永凝练的语言，触摸童年生活和情感的各个层面。作品在人文关怀方面，更加关注当代性，更接地气，在对人物内心的勾画和转变等的描写上显得更有把握，并在创作艺术上探寻新的可能，可以说，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今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收入这里的所有篇章，就是这一年来的佳作积聚，也是适合中国孩子阅读的短篇小说范本，值得推荐和推广。

首先，我觉得作品在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等方面的关注注入了更多笔墨和感情，结构故事的手法更加娴熟，使得故事好读，内涵丰富。如《雕花马鞍》就是其中的佳作，作品描写了蒙古人对成年礼等传统礼仪的重

视，马鞍与头饰的品质是成年礼时男孩和女孩的最高礼遇，作品从这里入手，将姐弟亲情与独眼马具匠的内心寄托相连接，不仅在故事结尾时解决了难题，也写出了感染人心的草原人独特的秉性与内心的坚强。而在作品《大鱼》中，“我”与一条隐藏在河底的大鱼的故事同样触动人心，一边是老鬼的虎视眈眈，一边是“我”不断踩出的瓦片声，形成强烈对比，故事写得委婉、细致，始终有淡淡的乡愁在其中，那个年代，我们有摆脱贫穷的现实需求，而“我”内心又对这条大鱼能躲避人群不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充满信心……其他诸篇，有将草原人的刚毅和对金雕的敬畏与感情融合在故事情节发展中的《金色闪电》；有写“我”与小牛的情深，穿牛鼻子时无比心疼小牛的《黑将军》；还有写陪伴“我”走过灰暗低谷的白马洛根，仿佛经历了场天劫的《白马非马》等。这些作品，从写人与动物的情感交流出发，以此衬托成长的艰难与不易。动物的灵性与敏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全在作者倾注情感的叙述与描写中达成，其故事背后的情感内涵和哲理表达也就顺理成章印进了阅读者的内心。

其次，很多作品在情感流露的表达方面更加细致、缜密，作品更多关注精神层面的成长，对人物的描写和内心的刻画恰到好处，使得作品在情节之外，有更多意味。比如《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读完令人有流泪的感觉，16岁的阿东，通过两天的独自行走，完成了一次告别与纪念，也完成了自己的成年仪式。将军与父亲，思念与道别，是阿东内心的痛与爱，也让读者从侧面看到了一个军人的挺拔背影；《蝴蝶扣》则写了青春期男生的情感驿动和心理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躁动与不安，主人公

从自责、逃避，到希望通过游泳摆脱内心的挣扎，却依然无法释怀，又不知所措。小说以“蝴蝶”象征青春期的难题，恰到到位，结尾的阳光让阅读者会心一笑。《窗台上的飞鸟》则从窗前美娇目力所及的小鸟出发，写出了学生时代同学间那种特别的相处，关乎成绩，关乎性格，还关乎合群，要做与众不同的那一个，需要多大的勇气。《虎牙》中的“我”，是个执拗的追星女生，将每周的固定时间交给一个等不来的明星，也许人生真的会有这样的执念，成为生活中的一颗“虎牙”，但作品的下半段，幡然醒悟，一个偶然的细节点醒了梦中人，颇有意味。从蝴蝶到飞鸟，再到虎牙，青春的故事，总是令人留恋，又充满矛盾和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我读到了几篇颇有写作技巧的新作，让人眼睛一亮，虽然也许作品还有瑕疵，但阅读时的内心一动至今依然记得。如《步非凡的小说》，用一个高三女生的三部小说来提醒父母自己对未来的选择，究竟选文科，还是选理科，父母为之争论不休，女儿也就摆足了迷魂汤，让父母通过“窥探”自己的小说了解自己的追求，于是从古文到科幻，再到穿越，足见作者的写作功底和结构的铺排，同时，也完成了父母与女儿的特殊对话，读来很有意思。《目击者的记忆》也有精彩之处，目击证人想要将所有的证词表达清晰难度之大，在作品中的几次反复中表达出来，而作品的深度在于，“我”的几番犹疑，张华良的表现，构成了一幅对生命和诚实，对偏见和自我保护的充满矛盾与哲理的较量，且虽然作品不断在“是”与“不是”的对话中徘徊，却依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令人惊喜的是，每年的获奖作者中，还会出现不少新面孔，他们不仅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让《少年文艺》受益良多，使之成为孩子们领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新原创短篇佳作的一个重要窗口。

所以，六年后的今天，当我提笔写下这篇小文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着喜悦与感恩。我喜悦于又一年的丰收，喜悦我们又读到的好文，遇见的好作者；也很感恩，感恩六年的坚持，感恩一批热爱儿童文学的人们，那种持之以恒的热情，那些付出和辛勤。

我想，为了每年春天的这个邀约，一切都是值得的。

春天的这一场约会，还将继续，我们说好了，不见不散！



目 录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 贾 纶	1
雕花马鞍 / 朱锡琴	14
一二三四五 / 西雨客	30
你牛，我牛 / 朱 桥	47
蝴蝶扣 / 吴洲星	63
让你抓住我 / 王海燕	78
女王二丫和她的哼哈二将 / 余 今	90
贝壳砂 / 王璐琪	105
两岸 / 任永恒	125
老树精的红嫁衣 / 陈聪敏	140
原来是座梅花山 / 汪 琦	151
天使也唱皮影戏 ——谨以此文献给H君 / 海 莲	165
预言 / 晏 菁	180



“她叫阿东，父亲是铁匠，母亲不识字，土生土长的。她的父亲在五个人中，排行好，母亲在两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阿东还读过书，成绩不错，但一个孩子从懂事到再不读书，时间长了，自然会慢慢失去读书的兴趣。大舅不善言辞，有什么话都深藏在心里，但对阿东的教育却是尽心尽力的。阿东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种地，父亲则每天辛苦地去宝山采石，去磨来磨去，父亲才有了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母亲的腰椎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困难，父亲便决定带她去城里看病。阿东知道后，便向父亲提出，自己去打工挣钱，帮父亲减轻负担。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贾 颖

秋日的某个早晨，阿东独自一人坐上开往通远镇的绿皮火车。这一趟没有空调的老式火车，将在10月11日清晨改换成新型的空调火车。

出门前，妈妈想叮嘱阿东些什么，想一想，也没什么可叮嘱的，只是拿眼看了看窗外，说道：“下雨了。”

“嗯。”阿东收拾好行囊，拥抱了妈妈一下，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

阿东向妈妈保证，周日晚饭前一定回来。

“你今天晚上确定不回来？”妈妈追出来，再次问道。

“不回来。”阿东很坚定地说。

妈妈不再说什么。

这件事，阿东酝酿了很久。最初的计划是，不跟妈妈打招呼，或者随便编个谎话，就像是青春期的离家出走那样，悄悄地消失两天。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跟妈妈说实话，但也不是全部的实话。他只是告诉妈妈，他打算在周末出去两天。

“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妈妈疑惑而不安。

“去完成一个心愿。”阿东说。

妈妈还想问下去，阿东用微笑制止了她。

他轻轻搂住妈妈的肩膀。小的时候，他觉得妈妈长得真高，和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她的眼睛。可是，现在，他伸出胳膊，一下子就可以把她揽在怀里，她的头刚刚抵到他的下巴，显得那么娇小柔弱。

“什么心愿不能跟妈妈说？”

“妈——我们不是说好了，尊重彼此的秘密吗？”

从初一开始，阿东和妈妈的关系，像是一场拉锯战。这场无形却无时不在的战场很有意思，交战的双方不是敌人，而是至亲至爱的两个人。他奋力往外挣脱，想要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妈妈却努力地牵扯着他的手，不肯或者是不放心让他独立于她的目光之外。

两个人争吵，冷战，交谈，妥协。

“妈妈，你得相信我。”阿东说。

“相信你什么？”



“相信我能处理好一些事情。”

为了避免两个人在“战争”中渐渐疏离，妈妈很不情愿地与阿东达成默契：尊重他作为一个男人（从初二起，他就自诩为“男人”）应有的权利。

阿东很好地利用了他的权利，让妈妈不再追问他离家两天的目的和原因。

天空中飘着雨。雨是从子夜时分下起的，有闪电，还有滚滚的雷声。天亮时，雨小了，若有若无，像是没掌握好分寸的雾。

阿东并不在意天气。在他看来，晴天有晴天的好，阴雨天气也有阴雨天气的美。有一阵子，阿东热爱写诗，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雨水打湿的叶子，像极了泡在鸭绿江里的少年。后来再读到这句话，他觉得自己真好笑，这哪是诗呀。没有诗的味道不说，连诗的样子都没有。

雨水打湿他的头发，滴下来的水珠裹着秋天的凉意，在他的鼻尖处迸裂。此时，他又想起他的那句诗，不由得对自己笑了一下：雨水打湿的我，像什么呢？

阿东比预计的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火车站。

“通远镇。”阿东看一眼手里的车票，在心里默念着。

通远，阿东此行的目的地，是丹沈铁路中间的一个小镇，火车将在那里停留2分钟。

二

发车时间是6:47，车次是K1310，终点站是哈尔滨。

大概因为是慢车的缘故吧，车上的人不多，有的旅客刚一上

车便睡在座位上。车厢没有暖气，空气挟着清早的寒气在车厢里流动。睡着的旅客裹紧了衣裳，缩在暖的睡眠里。

阿东很幸运地坐在靠窗边的位置，而且是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他看着窗外的景色。随着火车慢慢启动，有节奏地运行，城市的楼房一排排地隐到身后。渐渐地，视线里盈满秋日缤纷的田野。金黄的稻田深浅不一地铺展在大地上，静卧在土地里的大白菜丰满而骄傲，像在炫耀。远山的红叶则像是一声热烈的召唤。松树还是青翠的样子，像是一句永远不会改变的誓言。

“年轻人，去哪儿？”车到五龙背站，上来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阿东对面。

“通远镇。”阿东说。

“回家？”

“不是。”

中年男子还想再问下去，阿东却把头转向窗外。

经过通远镇的火车一共有五列，这是最慢的一列，几乎每一个站点都会停。通常情况下，到通远镇只要两个小时，这趟火车大概要三个小时——它总是晚点，总是在走到固定的某一段路上，停下来，等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给别的火车让路。

阿东特意选这趟慢车。在抵达之前，他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当火车越来越靠近那个他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的地方——通远镇时，他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有些潮热。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张报纸：2008年8月19日至21日，丹东地区再次降大暴雨，鸭绿江通远段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大洪水，部分地区电力、通信中断，房屋倒塌，通远镇沿江部分地段



积水超过1米，全镇进入紧急防汛状态……

这是一篇新闻通讯。他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这张8年前的旧报纸。报社资料室里的报纸合订本不允许外借，热心的资料员阿姨听了他的叙述，翻箱倒柜帮他找出这张没有装订的报纸。

“留个纪念。”资料员说。

他能背下来报道中的每一句话，可他更愿意把手按在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在心里念叨。他努力地通过这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去想象八年前那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大雨有多凶猛。然而，他的想象既无力又贫乏，新闻报道中的那些数字和描写于他而言，根本堆砌不出一个具象的场景。

“用脑子想不出来的时候，就试着在纸上画出来。”刚上学的时候，他做题不爱用笔计算，总是想。有些题能想出来答案，有些题想不出来。想不出来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画。”这一招很好使，有些题的答案真的不是算出来而是画出来的。

他翻出铅笔，在随身携带的白纸上画。他画出瓢泼的大雨从天而降，雨点像一个个结实的小石子砸下来。他贴着白纸的底边重重地画着波浪线，这是汹涌而无情的鸭绿江。

是的。无情。他在心里重复着“无情”。

火车到达通远镇是9:30。比车票上印着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阿东站在站台上，轻声道：嗨，亲爱的将军，我来了！

三

阿东随着人流走出车站，走进小镇。

小镇很小。狭长的地形，像是摊开的芭蕉叶子。只有两条长长的经路，沿江而建，靠近江的那一条，叫一经街，靠近山的那一条，叫二经街。还有十条纬路，与经路构成小镇的经纬线，也把小镇分割成一个个规矩的小方块儿。

通远镇，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山龙洞遗址目前古迹尚存。阿东脑海里浮现出的这段文字，是他从网上查阅的。他还从网上查阅了许多当年抗洪抢险时的图片，幸运地从一张群像中找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那个模糊的身影隐藏在人群中，只露出半张面孔和扛在肩上的沙包，但是他确定他没有认错——他的感觉信息强烈。只有将军才会在用力时那样皱着眉头，只有将军才会在皱眉时微微张开嘴巴，而不是像别人那样紧紧咬着牙关。

阿东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座将军向他描述过很多次的“三阳开泰”的雕塑。正面的碑文刻着“三阳开泰”，背面刻着关于通远镇的传说与来历。石碑上是三只金黄色的羊。阿东和一位老者，相隔约两米的距离，坐着。他在想着心事，阿东也在想着心事。各自想了一段心事之后，老者掏出手机，说：我在三阳开泰这儿。阿东起身，神情庄重地走上热闹的街上。

阿东把通远镇叫作将军的小镇，因为将军在这里驻防过。

李锦是阿东最好的朋友，她知道他的秘密。可是，她不明白阿东为什么一定要在16岁生日那天，到小镇上去。

“当你思念或者爱慕一个人时，你就会渴望了解得更多。”阿东向好朋友解释，他说，“就好像是被好奇心一路推着走出时间之外似的，类似于穿越，从这里去到你喜欢的那个人生活工作



学习过的地方，也许，在那里随便什么所在，你会与他曾经的过往迎面相遇。也或许，沉淀在岁月长河里的那些过往，正在等待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像采集美丽的石头一样，俯下身来，真诚而热烈地，将它们一一拾起，珍藏于心底。”阿东说完这些，愣了好久，他有些不相信这些话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

后来，他跟李锦说，也许他将来真的会成为一个诗人。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这里的每一处所在，都如此亲切，亲切得如同来过千百次。

亲爱的将军，我走在你的小镇里。不知道会不会和你相遇。

四

阿东沿着二经街走。经过一纬路、二纬路、三纬路，在经过四纬路的时候，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吸引了阿东的目光。他停下脚步，仰望着它。

“枝丫向上伸展的是雄性银杏树，”将军教他辨别银杏树的雌雄，“像这样伸向两边，像一个怀抱似的，是雌性银杏树。”将军说着，舒展开双臂演示给阿东看。

阿东学着将军的样子，举起双臂：“是这样吗？”

将军微笑着点点头。

阿东从树枝伸展的姿势判断出，这是一棵雄性银杏树。他走过去，走到树下，站定。然后，他学着银杏树的样子，向空中伸开双臂。一片叶子悄然飘落，像是一声问候。他拾起叶子，轻轻握在手里，再次把手臂伸向天空。

他侧过头，望着身旁的老银杏，轻声道：“嘿，将军，是这

样吗？”

雨后的阳光穿过叶子，洒落下来，像是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他仰起的脸庞。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把银杏树的味道吸进鼻子里，着陆在心里。

他带着暖暖的银杏树味道，继续往前走，直到十纬路的尽头。一个中年男子在街角一闪而过，拐向一经街。他快步疾走的背影像极了将军。

阿东忍不住追了过去。

阿东总是撵不上将军的脚步。

“我踩着你的影子了，快停下来！等等我！”小阿东跟在将军后面，一边呼喊着，一边奔跑着。

将军停下来，转过身，微笑着等他。他跑过去，跑到将军跟前也不减速，一头撞进他的怀里，把他撞得轻轻晃了一下，地上的影子也跟着一晃。

这是他们俩的游戏。他们俩默契地玩了一次又一次。将军从来不躲闪，阿东也从未把将军撞倒过。

中年男子消失在人群中。

阿东站在街角，有些茫然。空落落的伤感像潮水一样涨上来，濡湿了眼睛。

一经街挨着坝门。

坝门，是通远镇特有的建筑。因为小镇依江而建，地势低凹，到了雨季，鸭绿江水上涨，会漫到镇里。如果雨水凶猛又恰逢阴历十八的大潮，上游的水库再泄洪，小镇的安危就要靠这些坝门来守卫。《通远志》记载，大坝最早是由中国人邴克壮修